

杨简研究

YANGJIAN YANJIU

张实龙著

大萬過皆由意動而生故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毋
固毋我意態無越斯四者故每每止絕學者門弟子
以記其言不勝其記故總而記之曰絕四吁本心雖明
以習尚熟微蔽尚有日至之外猶有違意動故也月不
外猶有違意動故也顏子三月不違三月而往微動
微違不遠而復不動如故純明如故孔子莞爾而笑喜
也非動乎意也曰野哉由也怒也非動乎意也哭顏淵
至於慟哀也非動乎意也日用平常變化云為喜怒哀
樂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鏡中萬象實虛明
而無所有夫是之謂時習而悅之學夫是之謂孔子為
之不厭之學朝散大夫直寶謨閣主管亳州明道宮集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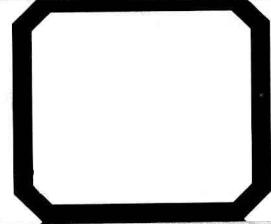
某記

樂平孚惠廟記

吉邑之所崇敬旱能致雨禱焉而應靈感著聞遐邇甲
越者曰鳴山之神神之號曰威惠善濟廣祐忠烈王嘗
刻石昭紀事節而宣和四年縣尉沃彥所書號止威惠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杨简研究

YANGJIAN YANJIU

张实龙著

八萬過皆由意動而生故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也。固毋我意態無越斯四者故每每止絕學者門第。記其言不勝其記故總而記之曰絕四吁。此雖明習尚熟微蔽尚有日至之外猶有違意動故也。月不外猶有違意動故也。顏子三月不違三月而往微言。違不遠而復不動如故純明如故孔子莞爾而笑。非動乎意也。曰野哉由也。非動乎意也。顏淵於動也。非動乎意也。日用平常無所去焉。由怒也。未如四時更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流十萬里無所失。是更之謂時習而悅之學。本厭之學相散大夫直寶謨閣主管亳州明道宮主石昭紀事節而宣和四年縣尉沃彥所書號止咸者曰鳴山之神神之號曰咸惠善濟廣祐忠烈王室

藏

忠廟記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简研究 / 张实龙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7-308-09810-6

I . ①杨… II . ①张… III . ①杨简(1141～1226)—
人物研究 IV . ①B244.9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8480 号

杨简研究

张实龙 著

责任编辑 吴伟伟 weiweiwu@zju.edu.cn

文字编辑 杨利军

封面设计 俞亚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313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9810-6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目 录

绪 论	(1)
一、研究之现状	(2)
二、目的与路径	(7)
三、研究之提纲	(12)
第一章 圣贤：慈湖之目标	(15)
1.1 慈湖立志圣贤的背景	(16)
1.2 慈湖心中之圣贤	(26)
1.3 杨简圣贤意识的意义	(41)
第二章 本心：成圣成贤的基础	(54)
2.1 本心之内外	(55)
2.2 本心之妙用	(61)
2.3 本心的显现	(70)
2.4 慈湖“本心”说的价值	(78)
第三章 不起意：成为圣贤之方法	(86)
3.1 “意”是违逆生命之流的意识	(86)
3.2 提出“不起意”的缘由	(101)
3.3 达到“不起意”的路径	(107)
3.4 有关“不起意”的评价	(122)

第四章 慈湖之进学	(128)
4.1 杨慈湖的秉性	(129)
4.2 慈湖之“觉”	(132)
4.3 慈湖之平时工夫	(146)
第五章 慈湖之为官	(150)
5.1 慈湖论为学与为宦	(150)
5.2 慈湖先生的施政行为	(155)
5.3 慈湖施政行为评价	(160)
第六章 慈湖之讲学	(166)
6.1 慈湖之讲学经历与讲学目的	(166)
6.2 慈湖之教育原则与教学方法	(169)
6.3 慈湖之讲学效果	(172)
第七章 慈湖之《易》学	(175)
7.1 易者己也	(176)
7.2 慈湖以心解《易》举例	(181)
7.3 慈湖《易》学之意义	(186)
第八章 慈湖之《诗》学	(191)
8.1 “本心”对《诗经》的“前理解”	(191)
8.2 《毛诗序》是解《诗》之障	(195)
8.3 诠《诗》以释“心”	(200)
8.4 慈湖之判定	(203)
第九章 慈湖之社会	(208)
9.1 慈湖之时代	(209)
9.2 慈湖之地域	(228)
9.3 慈湖之交往	(239)
9.4 本章总结	(248)
第十章 慈湖之文化	(251)
10.1 中国文化精神	(252)
10.2 中国文化精神在宋代的特殊表现	(262)
10.3 本章小结	(276)

结语	(278)
一、重新评估杨慈湖	(278)
二、揭示慈湖四面相	(282)
三、提出“神性思维”概念	(283)
主要参考文献	(286)

绪 论

杨简(1141—1226),字敬仲,谥文元,浙江慈溪人,南宋著名哲学家,因筑室于慈湖之畔^①,世称慈湖先生。慈湖先生乃陆象山(1139—1193)之高足^②,居“甬上四先生”之首^③。宋明心学盛行于浙东^④,杨慈湖功莫大焉^⑤。

① 宁波慈溪境内之慈湖,原为唐代县令房琯所凿,方圆 150 余亩,用以灌溉农田。因县境内有慈溪,故名慈湖。又因三国时吴国阚泽故居在此,后其宅为寺,名普济寺,故此湖亦名普济湖。因阚泽字德润,此湖又名德润湖。

② 清代学者说:“宋儒之学,至陆九渊始以超悟为宗。诸弟子中最号得传者莫如杨简。”(《四库全书总目》(上册)卷 96,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1253 页)现代学者劳思光说:“象山门人中以杨简最为有名。”(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 3 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02 页)

③ “甬上四先生”又称“淳熙四先生”、“四明四先生”,分别是杨简、舒璘、沈焕和袁燮。他们同为陆氏弟子,生长、活动于四明山麓、甬江流域。全祖望有诗云:“淳熙正学推四公,慈湖先生为最雄。”([清]全祖望:《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393 页)

④ 全祖望曰:“槐堂之学,莫盛于吾甬上,而江西反不逮。”(《宋元学案·槐堂诸儒学案》,见[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 6 册,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4 页。后文凡是引自《黄宗羲全集》的文字,均只注明册数、页码)又曰:“象山之门,必以甬上四先生为首,盖本乾、淳诸老一辈也。”(《宋元学案·慈湖学案》,见[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 5 册,第 951 页。)

⑤ 全祖望说:“吾乡前辈于朱、吕、陆三家之学,并有传者,而陆学最先,杨、袁、舒、沈,江右弟子莫之或京,杨、袁尤多昌明之功。”(《宋元学案·慈湖学案》,见[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 5 册,第 980 页)学者刘宗贤说:“从心学的发展过程来看,却是杨简发挥了陆九渊心学的核心部分,使陆学在哲学理论上能够独立于朱熹理学,而后才经过明代王守仁学说的接续、发展,完善了心学的理论体系,形成支配一代学术的思想潮流。”(刘宗贤:《陆王心学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49 页)

有学者称：“杨简无疑是四明心学乃至整个中国心学发展史上的一位关键性人物。”^①由此可见，杨简是颇值得研究的。宁波市有文化研究工程，其中列有项目“杨简研究”。作为传统文化学习者，我“非曰能之，愿学焉”，于是申请并承接了此项研究。

一、研究之现状

按照惯例，在着手研究古人之前，需要对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做一番检讨，以便于做更深入的研究。近年来，杨简研究的成果颇丰，现依时间之序，略陈于下。

20个世纪30年代，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第十四章“陆象山、王阳明及明代心学”曾论及杨慈湖。冯先生认为：“象山学说中之主要见解，杨慈湖更为较详细的说明。”^②书中引用了杨慈湖的几段文字，用以说明慈湖之“本心”及“意”。冯先生多是依靠材料说话，对于所引之慈湖材料则没有做出更多的疏解。

崔大华先生的《南宋陆学》(1984年)讲到陆门弟子时，重点讨论了杨简。崔先生总的观点是：“杨简把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又向前推进一步，成为‘唯我主义’，这是儒学主观唯心主义新的、更彻底的形态。”^③崔先生还有一些分论点：其一，杨简的“己易”思想是“用主观的‘我’吞没一切，自然和社会和一切，都是我心的产物”^④。其二，杨简的“毋意”是用来“否定人的一切认识活动，主张保持无思无虑、凝然不动的‘明鉴’(心)之本体状态”^⑤。其三，杨简公开引进佛家思想，提倡蒙昧主义。其四，杨简经传的基本思想是认为六经皆是“心”的表现，这是对陆九渊“六经注我”观点的最好印证。以上是崔先生研究杨简的结论。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研究尚有许多禁忌，崔先生大胆涉足南宋心学，自是难能可贵。他的有关杨简研究的观点，对后来研究者多有影响。

^① 张伟等：《宁波通史》(宋代卷)，宁波出版社2009年版，第177页。

^②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7页。

^③ 崔大华：《南宋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6页。

^④ 崔大华：《南宋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0页。

^⑤ 崔大华：《南宋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0页。

陈来先生的《宋明理学》(1991年)第三章“南宋理学的发展”，用一节文字专讲杨简。陈先生的主要观点有三：其一，杨简之“觉”是神秘体验，这些体验的出现与杨简潜意识追求有关。其二，杨简之“意”“不仅指私意即一般的私心杂念，更以指深层的意向状态”^①。其三，杨简主张天地万物通为一体，统一于人心，这表达的是一种体验和境界，而不是理性的本体思维。陈先生对杨简的议论，大体上是依据杨简本有状态来展开的，对于杨简的三点把握也是比较到位的。只是由于此书体例的缘故，陈先生对于杨简的议论还不能做到明晰和全面。

郑晓江、李承贵二位先生合写的《杨简》(1996年)，实为傅伟勋、韦政通主编的《世界哲学家丛书》中的一种。全书共分为十一章。第一章“心学述要”，探讨心学兴起的缘由、心学的特点、心学与理学之间的差别等。第二章“慈湖生平、师承、著述”，与书后附录的《杨简年表》相表里，较为详尽地描述杨简的做官经历和求学历程。第三章“慈湖之‘一’论”，认为杨简将万物、万理、生命归之于“一”，杨简之“一”指向世界的本质、宇宙的本源。第四章“慈湖之‘心’论”，揭示杨简“心”的内涵，并辨析“心”与“意”的区别，指出杨简的“心”论是一个价值确认。第五章“慈湖之‘知’论”，指出杨简的知识论是由求知到“求放心”，由“明心”到“自觉自悟”。第六章“慈湖之‘礼’论”，探讨杨简的礼之本、礼之用和礼之行，杨简“礼论”始终与“心论”相联结。第七章“慈湖之‘人’论”^②，认为杨简是主张从生理人到心理人，从个体人到社会人，从自私人到大公人。第八章“慈湖之‘治’论”，认为杨简有一个“心政”的理念，他所提出的政论是他实践经验的总结，他一生政绩突出。第九章“慈湖之‘教’论”，揭示杨简的教育思想、教学方法和教学实践。第十章“慈湖后学”，考察了杨简的几位弟子及其事迹，并辨析阳明心学对慈湖心学的发展。第十一章“结论：慈湖心学在中国思想史上之价值”，指出慈湖心学的学理价值和现代价值。以上是《杨简》一书的内容简介。此书一出，便有两篇推介文章发表：赖虹、傅东平的《〈杨简〉是一本不可多得的脱俗之作——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尝试》(《江西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赖虹、傅东平的《心学研究的新创获——评〈杨简〉一书的特色》(《南昌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两篇文章肯定《杨简》一书从中国哲学立场观

^① 陈来：《宋明理学》(第二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页。

^② 此一部分内容，郑晓江曾以《慈湖先生之“人”论探微》为题，发表在《南昌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照杨简心学，勇于探索心学研究中遗留的课题。站在杨简研究的角度，我觉得《杨简》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一是引起了学界对杨简研究的关注。此前学界对于杨简的专题研究少之又少，此后便有数十篇专题论文发表，还出现数篇以杨简为题的硕士学位论文，有一些论文是将《杨简》列为参考文献。二是大致确定了杨简研究的范围。此书几乎探讨了杨简的方方面面（除杨简的经学方面），这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基础。

刘宗贤先生的《陆王心学研究》（1997年）专辟一章论“杨简对心学的理论发展”。该章分为四节。第一节是“杨简其人其说”。刘先生指出古人大多肯定杨简个人的持循践履，而不重视杨简的思想，因为“其思想表现了过于明显的禅学倾向”^①。对于杨简的一些政治主张，刘先生同意《四库全书总目》的说法，是“姑为高论以自表其异于俗学霸术”，认为杨简的一些政治主张是“书生之见和天真幻想”，但文中又表示杨简对社会问题的认识有见地，揭露时弊切中要害。第二节是“杨简与陆九渊”^②。首先肯定了杨简在心学史上的地位。“杨简发挥了陆九渊心学的核心部分，使陆学在哲学理论上能够独立于朱熹理学，而后才经过明代王守仁学说的接续、发展，完善了心学的理论体系，形成支配一代学术的思想潮流。”^③刘先生认为慈湖心学是“把佛教对于宇宙本体的思辨与儒家道德本体学说结合起来”^④，杨简对陆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天人关系、心道关系、本体与方法的关系等三方面，“解决了陆九渊心学所没有解决的几个难题”^⑤，将此三方面都归向于“一”。第三节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心本论与直觉修养论”。刘先生认为“杨简把宇宙万物归于一己，又把所谓‘我’看作即于个体之身，而又超离血肉之躯和感觉认识的清明之性”^⑥。在此基础之上，杨简提出要反求诸己，通过“毋意”的直觉方法，来求得自我“本心”。第四节是“对王守仁‘良知’说的启迪”。刘先生认为王守仁的“万物一体之仁”观点与杨简的“己易”思想有关，王守仁的“良知”是由杨简的灵明之“心”发展而来，王守仁的“心外无物”、“知行合一”等思想都可以在杨简处找到影子。以上是刘先生对杨简

^① 刘宗贤：《陆王心学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4页。

^② 此部分内容，作者曾以相同的题目发表在《中国哲学史》1996年第4期。

^③ 刘宗贤：《陆王心学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页。

^④ 刘宗贤：《陆王心学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页。

^⑤ 刘宗贤：《陆王心学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页。

^⑥ 刘宗贤：《陆王心学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页。

的看法。刘先生对杨简在心学史上的定位是比较恰当的，并且推动了杨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潘起造先生的《甬上宋明心学史》(2010年)第二章“两宋时期浙东心学的兴盛及甬上学者对陆学的发展”中，有大量涉及杨简研究的内容。其中第三节“‘甬上四先生’的心学思想”，先总论“甬上四先生”的行状及对陆学的传承与发展，然后分论四人的生平和心学理论。谈到杨简的心学思想时，潘先生认同张岱年先生的观点，认为杨简在中国哲学史上首创“宇宙唯我论”。书中将杨简心学思想总结出三条：其一，“天地我之天地”的唯我本体论；其二，“以不起意为宗”的道德自觉论；其三，“人心自明，人心自灵”的认识先验论。第四节“慈湖心学对象山心学的超越与对阳明心学的启发”，梳理了杨简在心与物的关系、天与人的关系、心与性的关系和格物与致知的关系等四个问题上对象山心学有所超越，指出了杨简心学对王阳明“万物一体之仁”、“良知”说、“意”论和“日用庸常即为道”等思想都有启示意义。总之，潘先生此书的杨简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吸收了近年来杨简研究的最新成果；二是从浙东地域文化和“甬上四先生”群体的背景上，来研究杨简。

近年来发表的研究杨简的论文，约有40余篇。其中有些论文是探讨杨简的“心本论”的。如王心竹的《浅析杨简“心本论”思想》(《湖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认为杨简之“本心”具有澄然清明、自然静定、自善自明、知是知非、圆融自足的特点，万物在人心中不过是“镜中像”。在此基础上，杨简提出“举天地万物万化万理皆一”的观点。文章认为杨简之学不是“唯我论”，而是“心本论”。再如刘晓梅的《杨简实心思想探微》(《兰州学刊》2006年第5期)，认为杨简之“心”是宇宙实体，是伦理实体，他赋予“心”以无限的空间，以极大的能动性。文章强调杨简之“心”具有实体达用的本质。再如曾凡朝的《杨简“心”本体阐释》(《孔子研究》2008年第6期)，认为杨简抛弃陆九渊“沿袭之累”，赋予“本心”6个特性，即内在性、超越性、神明性、虚明无体性、感通天地万物之性和道德伦理性。

有些论文是研究杨简的“工夫论”的。如刘晓梅的《溯源本心实体，寻找达用工夫——杨简修身问学方法论探讨》(《宁波党校学报》2006年第2期)，认为杨简是以“毋意”、“从简”、“省己”等，作为内圣的工夫。再如曾凡朝的《杨简心学工夫论发微》(《理论学刊》2007年第6期)，认为杨简以人心自明自灵为前提，提出“不起意”的工夫论。杨简之所渭“意”不仅指私欲和

从个体之“小我”出发的意念,而且指游离于本心自然发育流行之外的一切思维,以及一切不合乎道德本能的意识活动或意向状态。“不起意”就是顺循人所固有的灵明良心善性,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有些论文是考察杨简的经学方面成就的。如郝桂敏的《杨简〈慈湖诗传〉的阐释特征》(《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11期)、曾凡朝的《论杨简以阴阳解易及其心学特质》(《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叶文举的《杨简〈诗经〉研究的心学特色》(《孔子研究》2009年第2期)等。诸位学者指出杨简经学的两个特点:一是用自己的心学理论来解释儒家经典,二是借儒家经典来宣扬自己的心学理论。还有一些论文是讨论杨简的历史地位和学术影响的。如李才栋的《甬上四先生及其后学与书院教育》(《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赵灿鹏的《杨慈湖与南宋后期的儒学格局》(《湖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等。

另外,还有一些研究杨简的硕士论文也值得关注。湘潭大学徐建勇的硕士论文《杨简哲学思想研究》(2002年)的第二章“杨简的哲学思想”,主要议论杨简“心”的本体论,“毋意”、“反观”的理性直觉认识论,道德劝善的目的论,还辨别了杨简与禅的异同。论文的第三章“道德践履——人生实践”,探讨杨简的人生修养和政治实践。论文强调要结合杨简的道德实践来研究杨简心学,颇有其合理性。暨南大学於剑山的硕士论文《南宋“甬上四先生”研究》(2007年),将“甬上四先生”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内容涉及“甬上四先生”对陆九渊心学的继承与发展、四先生之间的学术互动、四先生与其他学者的交流与互动、四先生的政治实践和教育贡献等。论文的学术价值在于第一次将“甬上四先生”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注意到四先生之间的思想异同及互动。华中师范大学曹亚美的硕士论文《杨简四书学思想研究》(2008年),以《慈湖遗书》中有关《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论述为研究对象,以此发掘杨简在四书学方面的思想内容和学术价值。山东大学马慧的硕士论文《杨简对“内圣外王”思想的心学阐释》(2009年),首先讨论杨简的心本论,然后按照《大学》中的“八目”,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和修齐治平的架构来分析杨简心学。研究颇具特点。

杨简研究之现状略述于上。总体看来,杨简研究有一逐步加温之过程。不同时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杨简的各个方面。这将是我们继续研究杨简的基础。但我以为,现有之研究,多是依据杨简的言说,对杨简做一种客观的理论的分析。这与研究对象——杨简本身是不相适应的。

陆门心学一向是排斥议论的。陆象山曾说：“今天下学者有两途，惟朴实与议论耳。”^①陆氏所推崇的“朴实”，是指发明“本心”，反对一切虚说浮词。因此，陆象山的语言“大抵是启发语，指点语，训诫语，遮拨语，非分解地立义语”。牟宗三先生说：“若讲象山学，很可能几句话即完，觉其空洞无物，然亦总觉此似若不能尽其实者。”^②杨慈湖亦可作如是观，作为陆门的重要传人，他重于实地用功而轻于言说。虽然杨慈湖的著述比陆象山的要丰富，但是说来说去也就那么几句话。如果只是寻摘杨简的言语而发一通议论，那么肯定不能得杨简之实。在杨简的话语背后，实际上挺立着一个真实的生命。我们应该循着杨慈湖之言语，与其真实生命相呼应。

二、目的与路径

在翻检现有的研究成果以后，我不禁反问自己：研究杨简的目的是什么？一般说来，研究者有何等之目的与需求；即有何等之研究法。学术研究的目的受制于两方面因素，一是研究者需要什么，二是研究对象能够提供什么。就研究者而言，我以为研究杨简不能以发表论文或完成科研项目为满足，借慈湖先生之言，不能“徒事文貌为讲说而已”^③，我们应从古人处获得社会之指导与人生之启迪。《周易》有言：“君子以多识前贤往行，以畜其德。”^④朱子也说：“古人读书将以求道。不然，读作何用？”^⑤古代圣贤诸如此类的言语不胜枚举，均可坚定我们的这种信念。放眼今日之社会，物欲横流，个人如洪流中之一叶孤舟，任意西东。我们迫切需要获得定力，提高个人的生命境界。

依研究对象而论，杨慈湖确实可以为后人提供安身立命之启示。冯友

^① (宋)陆九渊：《陆九渊集》卷 36，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502 页。

^② 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年版，第 3 页。

^③ 杨简：《慈湖遗书》卷 2，《乐平县学记》，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156 册，第 617 页。凡出自《慈湖遗书》的文字，仅注卷数、篇名和页码。

^④ 《周易·大畜·象》。《程传》解释说：“人之蕴畜，由学而大，在多闻前古圣贤之言与行，考迹以观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识而得之，以畜成其德。”(程颐：《程氏易传》，见《易学精华》上册，北京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22 页)

^⑤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 11，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 册，第 181 页。

兰先生曾云，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人类世界在修养方法上“实甚有贡献”^①。这就是说，从整体上来看，中国文化可以在修养方法上向当人类世界提供重要的文化资源。至于陆氏心学，最擅长的就是人生践履。朱子曾说：“陆子静专以尊德性诲人，故游其门者多践履之士，然于道问学处欠了。”^②陆门学派在道向学方面是否有欠，姑且不论，但其注重践履则毋庸置疑。具体到杨慈湖，他被人称为“已晤无声无臭之妙”^③，自然是已入圣贤之域，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大贤之一，他当然也可以为后人修身践行提供一个重要标的。今天若非本着有益于人生的目的来研究杨慈湖，那么我们既不能得慈湖之实，又要遭宝山空回、买椟还珠之讥。

指导人生有言传，有身教。对于杨慈湖之践行，人们历来都是礼赞有加^④。慈湖弟子袁蒙斋在《记乐平文元遗书阁》中曰：“慈湖先生平生履践无一瑕玷，处闺门如对大宾，在暗室如临上帝，年登耄耋，兢兢敬谨，未尝须臾放逸。学先生者，学此而已。”^⑤同时代之朱晦庵（1130—1200），每称杨慈湖“学有为己功夫”^⑥，还说：“幸四明多贤士，可以从游，不惟可以咨决疑，至于为学修身，亦皆可以取益。熹所识者杨敬仲，……可从游也。”^⑦稍后的陈北溪（1159—1223），于《答陈伯澡书》中说：“杨敬仲持循笃而讲贯略。”^⑧南宋末年黄东发（1213—1281）对杨简“实行劲节”，“朝夕师尊之”^⑨。清人全祖望（1705—1755）云：“慈湖之言不可尽从，而行则可师。”^⑩由此见之，对于杨慈湖之践行，古代学者已是“无间然也”。考察杨简平生之作为，我们可以确认他之生命真实地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此点将是我所要申述的重点之

^① 冯友兰先生说：“不过因中国哲学家注重‘内圣’之道，故所讲修养之方法，即所谓‘为学之方’，极为详尽。此虽或未可以哲学名之，然在此方面中国实甚有贡献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② （宋）陆九渊：《语录上》，见《陆九渊集》卷34，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00页。

^③ 潘汝桢刻《慈湖先生遗书序》：“吾明王文成公良知一派，固毋起意鼓吹也，称慈湖见解已晤无声无臭之妙。”

^④ 关于此点，刘宗贤先生给予了关注，参看刘宗贤：《陆王心学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4—145页。

^⑤ 《宋元学案·慈湖学案》，见（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5册，第967页。

^⑥ （宋）王应麟：《四明文献集·深宁先生文钞摭余编》卷1，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80页。

^⑦ （宋）朱熹：《答滕德粹》，见《朱子文集大全类编》卷20，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6册，第83页。

^⑧ 《宋元学案·慈湖学案》，见（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5册，第967页。

^⑨ （宋）黄震：《回楼新思》，见《黄氏日钞》卷85，四库全书本。

^⑩ 《宋元学案·慈湖学案》，见（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5册，第951页。

一。在此只是提请读者注意，肯认其践行，是我研究杨简的逻辑起点。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论语·宪问》）孔子所谓“有言”非指能言善辩，而指发合理之言。一般说话，人人皆会，孔子何必只许“有德者”？《论语》记云：“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论语·先进》）可见孔子所谓“有言”，是指发合理之言。孔子的“有德者必有言”一语可以变形为：只要有德之人，就能发合理之言。在孔子，“有德”是“有言”之充分条件。肯定前者即可肯定后者，但肯定后者不可肯定前者。因此，孔子接言曰：“有言者不必有德。”孔子此语既合乎形式逻辑，又契乎人情物理。有德者生命臻于圆满和谐，其所发之言自是合情合理^①；反过来，有些人说话偶合情理，不过是误打误中而已，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其人不一定即是有德之人。依据孔子之言，慈湖先生是“有德者”，那么他必然“有言”。

然而对于慈湖之言（即慈湖心学），史上多有批评之声。朱子称“杨敬仲文字可毁”^②。陈北溪直斥慈湖心学为“异端曲学”，批他“不读书，不穷理，专做打坐工夫，求形体之运动知觉者，以为妙诀。又假托圣人之言，牵就释意，以文盖之”^③。即便崇奉心学者如明之湛甘泉（1466—1560），也说：“杨慈湖岂是圣贤之学？乃真禅也。盖学陆象山而又失之者也。”^④再如清人黄梨洲（1610—1695），亦曰：“慈湖工夫入细不能如象山，一切经传有所未得处便硬说辟倒，此又学象山而过者也。”^⑤《四库全书总目》则直判云：“金溪之学以简为大宗，所为文章大抵敷畅其师说。其讲学纯入于禅，先儒论之详矣。”^⑥

慈湖之行值得肯定，慈湖之言却遭人非议（这种情形也同样发生在陆

^① 程伊川说：“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顺积于中，英华发于外也。故言则成文，动则成章。”（[宋]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 25，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78 页）

^② 《朱子语类》记载：“杨敬仲有《易论》，林黄中有《易解》，《春秋解》专主左氏。或曰：‘林黄中文字可毁。’先生曰：‘却是杨敬仲文字可毁。’”（[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 124，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8 册，第 2985 页）

^③ 《宋元学案·慈湖学案》，见（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 5 册，第 967 页。

^④ 《明儒学案·甘泉学案一》，见（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 8 册，第 179 页。

^⑤ 《宋元学案·慈湖学案》，见（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 5 册，第 968 页。

^⑥ 《四库全书总目》卷 166，中华书局 1997 年版，下册，第 2137 页。

九渊身上^①)。慈湖身上似乎存在着一个矛盾。直至如今也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慈湖的这种矛盾。刘宗贤先生给出的答案是：杨简未能受到后来学者的重视，是“其思想表现了过于明显的禅学倾向”^②。但是，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思考：如果禅学真能使人获得像杨慈湖那样的生命境界，那么禅学也没什么不好。实际上，杨慈湖本身并无矛盾，后人肯定慈湖之行而否定慈湖之言，是后人自身矛盾的折射。

既然慈湖之行是无可置疑的，那么就需要重新审视慈湖之言。审视慈湖之言，必须面对慈湖文本。今日可见之慈湖文本有五：《慈湖遗书》、《杨氏易传》、《慈湖诗传》、《先圣大训》和《五诰解》。^③ 社会现实每每如此，一旦对某人某事形成定论，社会上多是人云亦云，反而无人去认真阅读文本。^④ 国外有哲人云：“那些不去下工夫反复阅读作品文本的人，注定会到处听到同样的故事。”^⑤ 因为不想听到有关慈湖的同样的故事，我想下点工夫研读慈湖之文本。

在阅读慈湖文本的同时，我愿记起古人的一句忠告：“夫论人之学，当观其行，不徒以其言。”^⑥ 宋代道学在后世一直被视为“内圣外王之学”^⑦，不可概以书生之见斥之。至于对慈湖心学的研究，更应考虑慈湖之践行。现有的研究成果，也曾涉及慈湖言行之两面，但大都就两者之表面联系泛泛而论，并不能与杨慈湖之生命相呼应。我欲立足于慈湖之践行，来看待慈湖之文本。

为求得与杨慈湖真实生命相呼应，我的研究工作将从四个方面来展

^① 以朱子对陆象山的议论可见一斑。朱子在《给吕伯恭书》中说：“子静之病恐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自是渠下有些禅底意思。”又说：“然其好处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

^② 刘宗贤：《陆王心学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4页。

^③ 据《宋史》之《杨简传》和《艺文志》所载，杨简著述共计12种。《慈溪县志》收录其著作24种，现代学者张寿镛《慈湖著述考》则考证出慈湖著作有30余种。目前我之所能见者只有5种，我所据文本，《杨氏易传》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其余四书都是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钱穆先生看了《宋元学案》，断言杨慈湖：“他生平不作一草字，即此可想其制行之严格。但他的思想却似极放纵。”（钱穆：《宋明理学概述》，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179页）国学大师尚且不免人云亦云，遑论一般民众。

^⑤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语，转引自[意]安贝托·艾柯：《诠释与过度诠释》，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1页。

^⑥ (清)全祖望：《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中册，《碧沚杨文元公书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5页。

^⑦ 程明道早年即以此六字赞誉邵雍，载(元)脱脱等：《邵雍传》，见《宋史》卷427，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册，第12728页。

开。其一，慈湖之心理。通过熟读慈湖文本，达到与其对话之地步，从而进入慈湖内心，去真切地了解慈湖内心之所想，并且由此判定慈湖之思维深度。了解古人的心理是一件极难的工作。陈寅恪先生在给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所写的《审查报告》中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①要与杨慈湖处于同一境界，这是多么令人望而生畏的事情！在此，我借马斯洛的一句话来表达自己的心理：“我只是力图使自己信服并且从中获得教益（这对于个人探索非常合适），而不是对其他人进行论证。”^②

其二，慈湖之行为。利用慈湖的自我描述和相关的文献资料，从外部来考察慈湖之行为，以此来印证慈湖之思维深度。人之内在心理与外在行为不可分离。孟子说“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③，宋儒喜欢观人“气象”，均是着眼于此。第一步解析慈湖之心理，即以肯认慈湖之践行作为前提。第二步分析慈湖之行为，自然也要眷顾慈湖之心理。在我看来，慈湖之外在行为不仅是慈湖之心理的验证，同时对慈湖之心性也是一种培育和浇灌。由杨慈湖的内外两面，我们大概可以推断他的生命所达到的境地。

其三，慈湖之社会。个体总是隶属于群体。个体是群体中的个体，只有明晓群体之后，才有可能真正读懂个体。因此，我们要想真正读懂杨慈湖，还必须关照慈湖所隶属的群体。任何一个群体都呈现出内外两面，即外部为社会，内部为文化。接下来考察慈湖之社会。社会的内涵异常丰富，它涵盖生产技术、政治制度、风俗趋向等诸多方面诸多层次。我从杨简研究出发，来搜寻当时的社会资料。慈湖社会包括慈湖之时代、慈湖之地域和慈湖交往之群体。慈湖之社会不仅为说明慈湖其人其学增强力度，也是为解释慈湖之文化提供物质基础。

其四，慈湖之文化。一个群体所具有的文化，是该群体的共同价值观，也是群体的共同心理。要想理解一个群体的文化，就必须进入其文化的内部，去解析人们的共同心理。中国文化为中华民族群体所共有，它经过了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2页。

^② [美]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见万俊人主编：《20世纪西方伦理学经典》卷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43页。

^③ 《孟子·尽心上》：“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